

## 编者寄语

朔风凝霜，寒日浮波，立于河洲之上，望着冬日芦苇荡的枯枝疏影，风过处，残秆簌簌作响，声声皆牵起对秋日盛景的怀想。

犹记彼时秋光澹澹，一川芦苇苍苍莽莽，芦花似雪，簌簌飞扬，与天边残阳相映，生出几分古意悠远。这方芦苇荡，藏着文脉的韵致，亦藏着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处世哲思。

溯源典籍，最早将芦苇写入风雅的，是《诗经·秦风》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。彼时的芦苇，是相思的载体。秋水汤汤，芦苇萋萋，伊人的身影缥缈在烟水间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这份含蓄的情愫经由芦苇的烘托，愈发清远绵长。

后来的文人墨客，亦偏爱芦苇荡的意境。晚唐的温庭筠，见“芦苇晚风起，秋江鱣甲生”，便觉羁旅之愁漫上心头；宋代的陆游，行至水乡，见芦苇丛中渔舟唱晚，写下“烟草茫茫楚泽秋，牧童吹笛唤归牛”的闲适。

芦苇无声，却成了千年文人寄情抒怀的凭依，即便此刻朔风凛冽，那份文脉底蕴仍在寒波中流转。

除却诗情，芦苇荡亦藏着一份处世智慧。深秋时节，万千芦苇生于同一片水上，却各有姿态。有的挺拔向上，直指云天；有的半俯半仰，姿态悠然；有的低矮丛生，默默扎根。

它们不曾强求一律，却能共生共荣，连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景致。风起时，万千芦苇枝叶相触，簌簌作响，却不纠缠、不倾轧，只以各自的姿态，合奏出一曲秋声赋。

这不正是“和而不同”的生动写照吗？如今虽芦花散尽，枯秆疏离，那份共生共荣的智慧依旧清晰可辨。

遥想春秋之时，孔子周游列国，见惯了朝堂上的同党伐异，才感慨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

君子如芦苇，纵然立场各异，却能彼此尊重，于差异中寻得和谐；小人则如稗草，表面趋同附和，内里却各怀算计，终难成气候。

史伯所言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，亦在这芦苇荡中得到印证。若是满塘芦苇皆是一个模样、一种姿态，便失了这参差百态的美，更遑论抵御风雨。

正因各有不同，方能聚成一片坚韧的屏障，护得一方水土安宁，这份韧性，即便在冬日的寒风中，也未曾消减。

暮色渐浓，寒风吹过，残苇轻摇，似有先贤的低语穿越时空而来。从秋日的浩瀚苇荡，到冬日的疏影残秆，季节流转间，芦苇荡的风骨与智慧未曾改变。

我们看见的，是诗词里的千年风月，是处世中的亘古哲思。草木有灵，于枯荣交替间，悟得“和而不同”的真谛，这是寻常景致里的大智慧。

## N 目听风吟

## 寒湖之上

□ 高正平

冰面碎裂处，寒冬吞没四岁孩童  
呼救在冰层刻出苍白的痕迹  
寂静，仿佛连风都冻僵  
十三岁的女孩走上前：  
“我身体轻，我下去救。”  
那不是柔软的话语——  
是她拆下肋骨点燃的灯

持着这光，她匍匐前行  
将救命的管道，递向碎冰的边缘  
惊悸的心灵深处  
湖水浸湿了她的身体  
却无法浇灭心中奔涌的暖意  
一株涉过冰寒的水仙  
转身离开时，抖落满身碎银

短暂的几分钟里  
她完成的，是仁爱对黑暗的修正  
是智慧对危局的续写  
救过人的双手，只微微垂下  
便有光芒从指尖静静地生长

## 七律·西吉新貌

□ 陈国顺

昔时瘠土卷黄沙，今化清波接远霞。  
山叠翠屏千岭秀，河萦玉带一川斜。

文光续接秦风笔，锦绣深涵陇地嘉。  
莫道江南钟秀色，丹青喜绘胜春华。

## 树是一本书

□ 梁浩荣

走过一些地方，遇到很多形状独特的树木。它们或独自扎根在远离人群的地方，成为挣脱时间的老者，独自垂钓在云的深处。而村里的树，长在与人肌肤相亲的地方，把根须扎进灶台的暖意和井台的湿润里。

奶奶已90岁高龄，仍会挪到那棵榕树下，与为数不多的同龄人说话。这些年，家周围的一些树旁陡然立起比它还高的水泥房子，灰影沉沉地压下来。树木无言，只是生长，只是看着。奶奶也跟着切换阵地，直到腿脚成了锈住的锁，才选定最近的一棵树，在下面安放她的下午。

树不会挪动地方，也不会等谁来。不知它认

不认得，树下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，正是多年前绕着它疯跑、把笑声挂上枝头的那个孩童。它也不去关心，那阵风带走的叶子与背影，最终在哪个角落埋进了泥土。树在哪里站定，便在哪里度过一生，朝着天空伸展，朝着幽暗深处掘进。人在树下坐得久了，才能看见它们慢悠悠的年轮，那些被风吹出鸣咽的印记，用越发宽阔的荫凉庇护更多路过的人。

树只管停留，也只守着一件事，时间。越老的树，躯干上的肌理就越是沟壑纵横，像一片龟裂而丰饶的土地。无论过往的云霞是燃烧还是流淌，如今都沉淀为缝隙里暗涌的潮声。树下的奶奶和她的老姐妹，身上也藏着许多故事，多到能从每一条皱纹、每一缕白发里漫溢出来。或许是童年天空上掠过的日军飞机尖啸，或许是田埂打盹时，耳边再寻常不过的鸟叫虫鸣。又或许，什么都不聊，只是拿今天菜价的涨落、儿孙的电话长短来拌嘴。她们背靠树干，坐在冰凉的石凳或吱呀的轮椅上，看眼前车流人潮，无声涌过。记忆里耕地的老牛，早已在小土坡上悠然转身，

和熟悉的稻浪一起，隐入很远很远的雾中。

树记得所有，人也是。只是有些树在时光里走远了，模样淡去，却未曾消失。它们长在某个被遗忘的角落，直到自己成了那条小路上唯一的路标。奶奶会清晰地记起，当年和女儿是在哪个公园的哪棵树下争吵，泪水如何砸在裸露的树根上。她也记得那个躲在树后阴影里、被她一声咳嗽吓跑的小偷，她把陈年旧怨的细节讲得丝丝分明，如同细数秋后枝头悬着的每一片枯叶。儿孙总笑她越老越“记仇”，树都没了，事情却像刻在手心。

奶奶听了，便跟着笑。其实谁都明白，一场台风就能将合抱之木连根拔起，一生的风浪，难道还熨不平一点褶皱？年少时以为能烧秃整座山头的野火，终究没能将树林吞尽。人在焦黑的灰烬旁走过，不曾察觉地底根脉正暗自愈合。人走远了，那些模糊的往事却又悄悄爬上树梢，如

同在多年后捡到小时候掉进鱼塘的胶皮足球，记起某张试卷角落漏写的一道算术题。

我们看见断线的风筝挂在树桠上，忽然感到自己粗糙的掌心，正贴合着树皮深刻的纹路。草木在生长与枯槁中轮回，人间的脚印惊醒尘土，旋即又被风抹去痕迹。榕树的气生根日复一日地向泥土探抓，不曾留意奶奶和她的同伴已多久没来。叶子一岁一枯荣，从未抬头问过季风来的方向。树看够了熙熙攘攘，便沉默地退到人群背后，退到村子的背影里，渐渐与土地融为一体，像从未闯入过谁的目光。直到某个傍晚，一个孩童指着村口最老的那棵榕树，对他年轻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，太婆婆讲过的所有故事，是不是都住在这里面里了？”

风穿过枝叶，沙沙作响，那声音很轻，很慢，像一个漫长的回应。

## N 意趣

## 蟋蟀

□ 和光

朋友跟我抱怨，说自己一夜没睡好：“卧室内不知怎么进了一只蟋蟀，夜里不停地叫。”可是朋友家住15楼，一只蟋蟀跑到15楼做什么呢？

我却很想听听蟋蟀的叫声。蟋蟀曾经在《诗经》里出现过，《国风·唐风·蟋蟀》提到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；蟋蟀在堂，岁聿其逝；蟋蟀在堂，役车其休”，先民们看到屋里的蟋蟀，发出岁月易逝的感叹。其实岁月万古流淌，时间踩着钢铁一样的秩序步步前进，人与一只蟋蟀又有什么区别？

小时候，每到秋天傍晚，草丛里就会响起阵阵蟋蟀合唱，唧唧唧、唧唧唧，连绵不绝。蟋蟀素来不怕人，不少蟋蟀甚至跳到院子里，月光下只见地面上一个个小黑点，跳过来跳过去。

这大约是花猫和黄狗一年中最惬意的一天日子，它们不再争斗不休，而是分别在院子里捉蟋蟀吃，蟋蟀太多，吃不过来，就有了玩的乐趣。

极少数的蟋蟀被花猫黄狗吃进了肚子，也有一少部分跳进了屋里，直到初冬，还能听到床底下传来蟋蟀细弱的鸣叫：唧唧，唧唧……

那么，大部分的蟋蟀都去了哪里呢？我猜，它们都跳回《诗经》里了。

最令人感叹的一只蟋蟀，是宋词里的。“昨夜寒蛩不住鸣，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……”如此凄凉委婉，怎能让人想到，写这首词的人，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岳飞。将军戎马倥偬一生，战场上打得金兵节节败退，千秋之下尤令人敬仰。如果不是这首词，谁能想到，将军也有深夜不眠、细听虫鸣的时刻？

最缠绵的一只蟋蟀，是在《红楼梦》里。晴雯被驱逐出大观园病死之后，宝玉伤心不已，写了一篇《芙蓉女儿诔》，其中有这么两句：“……连天衰草，岂独蒹葭；匝地悲声，无非蟋蟀……”单就这两句而言，与其他红楼诗词不可比肩，但其中哀切之意动人心弦。黛玉听到之后，和宝玉修改了几个字。最后黛玉“陡然变色。虽有无限狐疑乱拟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赞……”

记得第一次读到这里，也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，合上书好久不忍读下去。

如今的楼越盖越高，蟋蟀越来越少。晚上带孩子出去散步，花坛里传来细细的几声虫鸣，一声声，从《诗经》里叫到今天，宛如天机。



蒹葭 林白

## N 足迹

## 冬日随感

□ 马小龙

冷风掠过银川的大街小巷，吃完早餐后我便出门去散步。小区外的绿化带上落了一层霜，草坪边上的那丛月季叶子已枯黄，却顽固地挂着一朵被霜打得起了皱的花苞。往公园走去，小道两旁的树木都掉了叶，手掌大的叶片染上了浅黄与赭红，风一吹，便簌簌地从枝头飘落。绿化管理员正给林地浇水封冻水。水流顺着地埂慢慢漫开，一点点渗进干裂的土里，抬头看见几只喜鹊正落在树间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为这萧索的景致添了几分活气。我想，落叶孕育春天的生机，它们埋进土里，等春风吹醒冻土，便会借着根的力量，再一次绽放成枝头的新绿。

湖水比往日缓了许多，水色里透着深冬的凉意。

身上，风从水面吹过来，带着冰碴儿般的凉，可晒在身上的太阳却很舒服，把后背烘得暖暖的，连带着捡柴时冻僵的手指，也慢慢有了知觉。

走到芦苇荡深处，我寻了块背风的石头坐下。当太阳慢慢升高，霜也开始融化，芦苇叶上的霜粒变成水珠，顺着叶片滴落，砸在脚下的泥土上，留下一个个小小的湿痕。抬手接住一片迎面飘来的芦苇叶，指尖触到它不光滑的纹理。远处的喜鹊又起了一阵喧哗，我半晌才回过神。看见一层烟雾在晨光里散开，和天边的云缠在一起。阳光穿过芦苇穗的缝隙，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极了童年记忆里与父亲坐在水边时，身后被太阳晒得发亮的芦苇荡。

整理衣装走出芦苇荡，风依旧带着凉意。抬手拢了拢衣服，指尖无意触碰到心口，那里一片温热，仔细去看，一团芦苇根似乎正在燃烧着火焰。

## N 流年

## 古人晒太阳

□ 岳慧杰

负暄，是古人对于晒太阳的雅称。和今一样，古人也喜欢在寒冷的冬季，在暖暖的午后，在某一个墙根阳光普照的地方，搬来一把藤椅，懒懒地躺在上面，微闭着双眼，静静享受着冬日暖阳带来的舒适和惬意。和今人不同的是，古人在享受负暄的畅快之余，也会信笔写下诸多直抒胸臆的诗词佳句、华彩文章，与千百年后的我们产生深深的心灵共鸣。

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白居易笔下的暄，满是寻常日子的暖意。冬日的太阳明亮却不灼人，刚好落在屋舍的南角，他寻了这片暖阳，闭目静坐。没有繁杂的思绪，只静静感受阳光慢慢渗入肌肤，一股温和的力量。

“冬曦如村酿，奇温止须臾。行行正须此，恋恋忽已无。”周邦彦笔下的负暄，道尽了冬日暖阳的珍贵。

冬日的阳光就像乡村自酿的米酒，带着奇妙的暖意，却来得短暂。行走途中正需要这暖意驱散疲惫，可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，暖意就悄然消散，只剩满心的留恋。这份对暖阳的珍视，藏着古人对生活中点滴美好的敏感感知。

“磬石时时垂钓，茅檐且日负暄。小杓行鱼羹饭，长竿晒接鼻薰。”刘克庄笔下，负暄融入日常起居。时常在磬石上垂钓，每日在茅屋檐下晒太阳。用小勺盛着鲜美的鱼羹饭，把长竿架起晾晒衣物。负暄不再是单纯的取暖，而是与垂钓、三餐相伴的生活常态，透着几分闲适自在，尽显田园生活的恬淡。这字里行间不见半点尘俗的

烦扰，唯有与自然相融的松弛，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一首悠然的田园小诗。

“负暄檐下手携儿，相语娇音尚自痴。最是一团和气在，依然揖让作歌时。”明代李穡笔下的负暄，让负暄多了几分温情。在屋檐下晒太阳，手里牵着孩童，听着孩子稚嫩的话语，满是天真。

阳光之下，亲子相伴，一派和气，即便只是简单的互动，也有着让人安心的温暖，藏着家庭生活的质朴幸福。那暖阳不仅暖了身体，更暖了亲子间的脉脉温情，将平凡时光里的天伦之乐，酿成了心底最绵长的甜。

古人笔下的负暄，是一种生活状态，也是一种生活的心态。很多时候，美好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，一声鸟鸣，一朵花开，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常常都让我们忽视了。所以不妨，我们暂时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学着古人在暖暖的午后负暄一会儿，在暖阳中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同时，我们也更应该学习古人在那份负暄的心态。

## N 追古

## 悟“君子和而不同”之境

□ 小刚

儿子今年高三，每天忙于学业，不忍打扰，父子间交流渐少。昨天晚饭后，我突然很想和他聊聊天。

“儿子，这两天我有点新感悟，想和你分享一下。”

“爸爸你说。”他表现得饶有兴趣。

《论语》里有句话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

“以前我只是看字面意思，想当然理解了，没有深究。这两天查了一点资料，觉得很有意思。”

“怎么有意思？”

“周幽王你知道不？”

史伯的这些观点，直接影响了孔子……

“是不是也影响了诸子百家争鸣？”他冷不丁地接了一句。

我有点惊喜了：“对，史伯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可以说是中国和谐文化的思想根源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朴素的辩证法。后来孔子承袭这一思想，将其人格化、理论化，提出了‘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’的观点。意思是君子追求内在的和谐，允许存在差异，尊重他人观点，即使意见不一致，也能保持相互尊重与合作，在多样性中寻求平衡。小人则表面附和，假装一致，实际却隐藏真实想法，心怀算计，貌合神离，难以实

现真正的和谐。”

“儿子，这些你能听懂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好，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，要多尊重别人的意见，乐于听到不同的声音，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见解。”

儿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我今天就想到这些。你该准备去上晚自习了。”

“爸，以后你多给我讲讲这些。”

那一刻，我有点感动了。忽然想到老婆的一句话，这小子，真会给父母提供情绪价值！